

論語疏

先顏子憲  
進淵路問

卷第十一至卷第十四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5
3

三



文庫11  
D 25  
3

柳田泉文庫

010190550317

48-12420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一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高橋藏書

先進第十一

一

正義曰前篇論夫子在鄉黨聖人之行也此篇論弟子賢人之行聖賢相宜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孔曰

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將移風易俗歸之厚素先進猶

論語疏

卷之十一

及古制

論語註疏

阮校  
自美高麗本無孔  
曰字叔文出先進云  
包云謂仕也是陸又  
以此注高包注  
阮校  
皇本此說注作苞  
九曰

近古風故從之。子評其弟子之中，仕進先後之輩，孔也。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若先進謂先輩仕進之人，準於禮樂不能因時損益而有古風，故曰朴野之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若後進謂後輩仕進之人，準於禮樂能因時損益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故曰君子之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者，言如其用之以為治，則吾從先輩朴野之人。夫子之意，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也。子曰：至人也。正義曰：云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若下章言從我於陳，陳蔡皆不及門也。謂不及仕進之門，則此謂不從於陳蔡得仕進者也。蓋先進者當襄昭之世，後進者當定哀之世。云禮樂因世損益者，為政篇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周初則禮樂盛，周衰則禮樂壞。是禮樂因世損益也。云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若言禮樂隨世盛衰，後進與時消息，皆中當於時，故為君子也。云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者，言先輩仕進之人，比今則猶

尚淳素故云  
斯野人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鄭曰：言弟子從我

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子曰：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子曰：也。正義曰：此章孔子憫弟子之失，所言弟子從我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

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德行，至子夏。正義曰：此章

仕進，遂舉弟子之中才德尤高，可仕進之人。鄭氏以合前章皇氏別為一章，言若任用德行，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四人。若用其言語辯說，以為行人，使適四方，則有宰我、子貢二人。若治理政事，決斷不疑，則有冉有、季路二人。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然夫子門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而此四科

論語

卷之十一

汲古閣

雅舉十人者但言其翹楚者耳或時在陳言之雅舉從者其不從者雖有才德亦言不及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孔曰助益

也言回聞言即解無發起增益於已

稱顏回之賢也助益也說解也凡解資問答以相發起益與子夏論詩子曰起予者商也如此是有益於已也今回也非增益於已者也以其於吾之所言皆默而識之無所不解言回聞言即解無所發起增益於已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曰

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子曰至之言正義曰此章歎美閔子騫

非間之言

之孝行也昆兄也間謂非毀間廁言子

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南容三復白圭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

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至妻之正義曰

復覆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孔子知其賢故以其兄之女子妻之此即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弟子各記所聞故又載之

至為也正義曰此大雅抑篇刺厲王之詩也毛傳云

玷缺也箋云斯此也王之缺尚可磨鑑而平人君政

教一失誰能反覆之意言教令尤須謹慎白玉為圭

圭有損缺猶尚可更磨鑑而平若此政教言語之有

缺失則遂往而不可改為王者安危在於出令故特

覆讀此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季康子至則亡正義曰此章稱顏回之好學也季康

子魯執政大夫故言氏稱對此與哀公問同而答與者以哀公遷怒貳過故因答以諫之康子無之故不

也云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孔曰路淵父也家

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

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孔曰鯉孔子之子伯魚

也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

也顏淵死至徒行也正義曰此并三章記顏淵死

椁者路顏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

不徒行以為之椁者此舉親喻疏也言淵才鯉不才

雖與亦各言其子則同我子鯉也死時但有棺以家

貧而無椁吾不賣車以作椁今女子死安得賣我車

以作椁乎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者此言不

可賣車作椁之由徒行步行也以吾為大夫不可步

行故也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者謙辭也

文也云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謙辭也者案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

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魯受齊女樂不聽政三日孔子

遂適衛歷至宋鄭陳蔡晉楚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

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以哀公十六年卒

年七十三今案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  
 顏淵卒時孔子年六十一方在陳蔡矣伯魚年五十  
 先孔子死則鯉也死時孔子蓋年七十左右皆非在  
 大夫位時而此注云時為大夫未知有何所據也杜  
 預曰嘗為大夫而去故言後也據其年則顏回先伯  
 魚卒而此云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  
 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又似伯魚先死者王肅家語注  
 云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或以為假設之辭  
 也徒猶空也謂無車空行也是步行謂之徒行故左  
 傳襄元年敗鄭徒兵於洧上杜注云徒兵步兵也

**顏淵死子曰噫**包曰噫痛傷之聲**天喪予天喪予**

天喪予者若喪已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顏淵死

予正義曰噫痛傷之聲天喪予者孔子痛惜**顏淵死**言若天喪已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

**顏淵死子哭之慟**馬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曰**

**有慟乎**子曰不自知已之悲哀過非夫人之為慟

**而誰為**顏淵死至誰為正義曰子哭之慟者慟過

子慟矣者從者眾弟子見夫子哀過故告曰子慟矣  
 曰有慟乎者時夫子不自知已之悲哀過故答曰有  
 慟乎邪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者因弟子言已悲哀  
 過甚遂說已之過哀亦當於理非不也夫人謂顏淵  
 言不於顏淵哭之為慟而更於誰人為慟乎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禮貧富有宜顏淵

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

**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

論語疏 卷之十一 五 及古

止非其厚葬故云耳淵之弟子以其師有賢行故欲豐厚其禮以葬之也  
淵曰不可者禮貧富有宜顏淵貧而門人欲厚葬故  
不聽之曰不可也門人厚葬之者初容孔子孔子不  
聽門人故違孔子而卒厚葬之也子曰回也視子猶  
父也者此下孔子非其厚葬之語也言回也師事於  
已視已猶如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者言回自有  
父存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之故曰予不  
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者言厚葬之事非  
我所為夫門人二三子為  
之也非其厚葬故云耳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

故不答季路至知死正義曰此章明孔子不道無

人曰鬼散則雖人亦曰神故下文獨以鬼答之子路  
問承事神其理何如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者言  
生人尚未能事之況死者之鬼神安能事之乎曰敢  
問死者子路又曰敢問人之若死其事何如曰未知  
生焉知死者孔子言女尚未知生時之事則安知死  
後乎皆所以抑止子路也以鬼神及死事難明又語  
之無益故不答也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  
也子樂鄭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強之貌若由也

不得其死然孔曰不得以壽終

喜四弟子任其直性也閔子侍側閔閔如也者卑在  
尊側曰侍閔閔中正之貌如也者言其貌如此也子  
路行行如也者行行剛強之貌冉有子貢侃侃如也  
者侃侃和樂之貌子樂者以四子各盡其自然之性

故喜樂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者然猶焉也言子路以剛必不得其以壽終焉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鄭

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

則可也何乃復更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鄭

王曰言必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鄭魯人至有

此章重於勞民也魯人為長府者藏財貨曰府長其

藏名也為作也言魯人新改作之也閔子騫曰仍舊

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者子騫見魯人勞民改作長府

而為此辭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亦可矣何必

乃復更改作也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孔子聞

子騫之言而善之也夫人謂子騫言大此人其唯不

言則已若其發言必有中於理此言何必改作是中

理之言也善其不欲勞民故以為中鄭曰至改作

正義曰云長府藏名者言魯藏財貨之府為長府也

云藏財貨曰府者布帛曰財金玉曰貨周禮天官有

大府為王治藏之長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內府主

良貨賄藏之內者外府主泉藏在外者是藏財貨曰

府府猶聚也言財貨之所聚也仍因貫事皆釋詁文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馬曰子路鼓瑟不合雅

頌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鄭

馬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為

賤子路故復解之鄭子曰至室也正義曰此章言子

奚為於丘之門者由子路名奚何也子路性剛鼓瑟

不合雅頌故孔子非之云由之鼓瑟何為於丘之門

乎所以抑其剛也門人不敬子路者門人不解孔子

之意謂孔子言為賤子路故不敬之也子曰由也升



堂矣未入於室也者以門人不解故孔子復解之言  
子路之學識深淺譬如自外入內得其門者入室為  
深顏淵是也升堂次之子路是也今子路  
既升我堂矣但未入於室耳豈可不敬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言俱不得中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勝也子貢至猶不及正義曰此章明子張子夏才  
性優劣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者師子張名

商子夏名孰誰也子貢問孔子曰子張與子夏二人  
誰為賢不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者孔子答言子張

所為過當而不已子夏則不及而止言俱不得中也  
曰然則師愈與者愈猶勝也子貢未明夫子之旨以

為師也過則是賢才過於子夏故復問曰然則子張  
勝於子夏與與為疑辭子曰過猶不及者子貢不解

故復解之曰過當猶  
如不及俱不中理也

季氏富於周公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而求也為

之聚斂而附益之孔曰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

稅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鄭曰小

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季氏至可也正義

求重賦稅也季氏富於周公者季氏魯臣諸侯之卿

也周公天子之宰卿士魯其後也孔子之時季氏專

執魯政盡征其民其君蠶食深宮賦稅皆非已有故

冉求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聚斂財物而陪附

助益季氏也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者小子門人也冉求亦夫子門徒當尚仁義今為季

氏聚斂害於仁義故夫子責之曰非我門徒也使其

門人鳴鼓以聲其罪而攻責之可也孔曰周公天

子之宰卿士正義曰何休云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

論語疏

卷之十一

尊名也杜預注左傳曰卿士王之執政者也

**柴也愚**

弟子高柴字子羔愚愚直之愚參也魯

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師也辟

失在邪辟文過由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

**中**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

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

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

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

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

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

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弟子之德行中失也柴也愚者高柴性愚直也參也

魯者曾參性遲鈍也師也辟者子張才過人失在邪

辟文過也由也嘖者子路之行失於嘖也子曰回

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者此

蓋孔子美顏回所以勵賜也其說有二一云屢數也

空匱也億度也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貧窶而樂

在其中是美回也賜不受命唯貨財是殖若億度是

非則數中言此所以勉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

虛中也言孔子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

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故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

者唯有顏回懷道深遠若虛心不能知道也子貢

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

非天命而偶富，有此二累，亦所以不虛心也。高柴字子羔，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少孔子三十歲，左傳亦作子羔，家語作子高，禮記作子臯，三字不同，其實一也。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疇正義曰：舊注作吸，疇字書吸，疇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彊，常吸疇失於禮容也。今本吸作畔。王弼云：剛猛也。言回至心也。正義曰：云言回庶幾聖道者，易下繫辭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是回庶幾微之聖道也。雖數空虛而樂在其中者，即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是也。云賜不受教命者，言不受夫子禮教之命，云惟財貨是殖者，言唯務使貨財生殖，蕃息也。云億度是非者，言又用心億度人事之是非也。云蓋美回所以勵賜也者，言孔子之意美顏回貧而樂道，所以勸勵子貢言女既富矣，又能億則屢中，何得不受教命乎？云一曰以下者，何晏又為一說也。云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者，言孔子以聖人庶幾之善道並教六子也。云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者，言聖人不倦並教誨之，而猶尚不能至於知。

幾微善道者，以其各自內有愚魯辟彥之病，害故也。云其於庶幾每能虛中，唯回者言唯顏回每能虛其中心，知於庶幾之道也。云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者，此解虛中之由，由其至道深遠，若不虛其中心，則不能知道也。云子貢雖無數子之病者，謂無愚魯辟彥之病也。然亦不知道者，謂亦如四子不知聖道也。云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者，此解子貢不知道由於有此二累也。雖不窮理而幸中，釋經億則屢中，言雖不窮理盡性，但億度之幸中，其言也。左傳定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而言而中，哀七年，以邾子益來，是其屢中也。雖非天命而偶富，釋經不受命而貨殖也。言致富之道，當由天命而與之爵祿，今子貢不因天命爵祿而能自致富，故曰偶富。言有億度之勞，富有經營之累，以此二事何暇虛心以知道故云亦所以不虛心也。

阮夜  
筆解此節注  
作九曰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國** 子曰踐

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  
不入於聖人之與室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  
者乎

**國** 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

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  
**國** 子張問善人之道至色莊者乎正義曰此章論善  
人所行之道也子張問善人之道者問行何道可  
謂善人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孔子答其善人  
之道也踐循也迹已行舊事之言善人不但循追舊  
迹而已當自立功立事也而善人好謙亦少能創業  
故亦不能入聖人之與室也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  
乎色莊者乎此亦善人之道也故同為一章當是  
異時之語故別言子曰也論篤是與者篤厚也謂口

無擇言所論說皆重厚是善人與君子者乎言身  
無鄙行之君子亦是善人乎色莊者乎言能顏色  
莊嚴使小人畏威者亦是善人乎孔子謙不正言故  
云與乎以疑之也**國** 論篤至善人正義曰云口無擇  
言孝經文也所言皆善故無可擇也云身無鄙行者  
所行並美無鄙惡也以遠小人惡而嚴者周易遜  
卦象辭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國** 子曰有父兄

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國** 子曰當白父兄不得自專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

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國** 子曰惑其問同而答與子曰

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至退之正義曰此章論施子之禮并孔子問同答異

之意也子路問聞斯行諸者諸之也子路問於孔子

曰若聞人窮乏當賑救之事於斯即得行之乎子曰

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者言當先白父兄

不得自專也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者此

問與子路同而所答異也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

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赤也惑敢問者赤公西華名也見其問同而答與故

疑惑而問於孔子也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

故退之者此孔子言其答異之意也冉有性謙退子

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故答異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

子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子曰

包曰言夫子在

已無所敢死

子畏至敢死正義曰此章言仁者必

畏於匡時與顏回相失既免而回在後方至也子曰

吾以女為死矣者孔子謂顏淵曰吾以女為以死與

匡人鬪也子在回何敢死者言夫子若陷於危難則

回必致死今夫子在已則無所敢死言不敢致死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子曰子然季氏子

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

曾由與求之問

子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大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從之者與孔曰問為臣皆當從君所欲邪子曰弑

父與君亦不從也孔曰言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

為大逆季子至從也正義曰此章明為臣事君之

子然季氏之子弟也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者季

曰仲由冉求才能為政可以謂之大臣與疑而未定

故云與也子曰吾以子為與之問曾由與求之問者

此孔子抑其自多也曾則也吾以子為問與事耳則

此二人之問定足多也乎言所問小也所謂大臣者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此孔子更為子然陳說大臣

之體也言所可謂之大臣者以正道事君若不用

已道則當退止也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者既陳

大臣之體乃言二子非大臣也具備也今二子臣於

季氏季氏不道而不能匡救又不退止唯可謂備臣

數而已不可謂之大臣也曰然則從之者與者子然

既聞孔子言二子非大臣故又問曰然則二子為臣

皆當從君所欲耶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者孔子

更為說二子之行言二子雖從其主若其主弑父與

君為此大逆亦不與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曰子羔學

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為賊害子路曰有民人焉有

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曰言治民事神於

是而習之亦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孔曰疾其

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子路至佞者正義曰

使子羔為費宰者子路臣季氏故任舉子羔使為季

氏費邑宰也子曰賊夫人之子者賊害也夫人之子

指子羔也孔子之意以為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

必累其身所以為賊害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

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者子路辯荅孔子言費邑有民人焉而治之有社稷之神焉而事之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是亦學也何必讀書然後乃謂為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言人所以憎惡夫佞者祇為口才徒給文過飾非故也今子路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寤已足故致人惡夫佞者也

子路曾皙

孔曰曾參父名點冉有公西華侍坐子

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孔曰言我問女女

無以我長故難對居則曰不吾知也

孔曰女常居

云人不知已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孔曰如有用女

者則何以為治子路率爾而對

率爾先三人對曰

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何足以饑饉

阮校  
筆解作孔曰

包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間由也為之比及三年

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方義方夫子哂之馬曰哂

笑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求性謙退

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

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孔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

以待君子謙也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

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鄭曰我非自

言能願學為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

衆類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

服小相謂相君之禮黠爾何如鼓瑟希孔曰思所

以對故音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孔曰置瑟起對撰具也為政之具鏗者投瑟之聲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孔曰各言已志於義

無傷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

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

六七八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

之道而歸夫子之門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周

曰善點獨知時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

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

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包曰為國以

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

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

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

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孔

子曰赤謙言小相耳誰能為大相子路至篇末正



乘閒四弟子侍坐因使各言其志以觀其器能也子路會替冉有公西華侍坐者時孔子坐四子侍側亦皆坐也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者孔子將發問先以此言誘掖之也言女等侍吾以吾年長於女謙而少言故云一日今我問女女等毋以吾長而憚難其對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者此問辭也言女常居則云已有才能人不我知設如有人知女將欲用之則女將何以爲治子路率爾而對者子路性剛故率爾先三人而對也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者此子路所志也千乘之國公侯之大國也攝迫也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饑方義方也言若有公侯之國迫於大國之間又加之以師旅侵伐復因之以饑饉民困而由也治之比至三年以來可使其民有勇敢且知義方也夫子哂之者哂笑也夫子笑之也求爾何如者子路既對三子無言故孔子復歷問之冉求爾志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

其禮樂以俟君子者此冉求之志也夫求也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十里小國然之而已求也治此小國比至三年以來使足民衣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此謙辭也赤爾何如者又問公西華也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者此赤也之志也曰言也我非自言能之願學焉宗廟祭祀之事如有諸侯會同及諸侯衣玄端冠章甫日視朝之時已願爲其小相君之禮焉黜爾何如者又問曾皙也鼓瑟希者時曾皙方鼓瑟承師之問思所以對故音希也鏗爾舍瑟而作者作起也舍置也鏗投瑟聲也思得其對故置瑟起對投置其瑟而聲鏗然也對曰與乎三子者之撰者撰具也未敢言其志先對此辭言已之所志異乎三子者所陳爲政之具也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者孔子所見曾皙持謙難其對故以此言誘之曰於義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欲令任其所志而言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者此曾點所志也莫春季春也春服既成衣

軍裕之時也我欲得與二十以上冠者五六人十九  
 以下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  
 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也夫子喟然歎曰吾  
 與點也者喟然歎之貌夫子聞其樂道故喟然而歎  
 曰吾與點也志善其獨知時而不求為政也三子者  
 出曾皙後者子路冉有公西華三子先出曾皙後猶  
 侍坐於夫子也曾皙曰夫三子者適各言其志何如者曾皙  
 在後問於夫子曰夫三子者適各言其志其言是非  
 何如也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者言三子亦各言  
 其所志而已無他別是非也曰夫子何哂由也者曾  
 皙又問夫子曰既三子各言其志何獨笑仲由也曰  
 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者此夫子為說哂之  
 意言為國以禮禮貴謙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唯  
 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  
 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者此夫  
 子又言不哂其子路欲為諸侯之事故舉二子所言  
 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其言讓故不笑之徒笑其  
 子路不讓耳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者此夫子又

論吾充

言公西華之才堪為大相今赤謙言小相耳若赤也  
 為之小相更誰能為大相云孔子曰曾參父名點  
 王義曰史記弟子傳曰曾歲音點字皙是也方義  
 方正義曰義宜也方道也言能教之使知合宜之道  
 也左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鄭曰至之禮正義曰  
 云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者謂禘禘祠烝嘗及追享朝享  
 禘禘春官大宗伯職文但彼作殷見此作殷覲曰同者周  
 禮春官大司馬職文但彼作殷見此作殷覲曰同者周  
 也鄭玄注云此禮以諸侯見王為文時見者言無常  
 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觀王  
 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  
 不協而盟是也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始不巡守則六  
 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而命政焉所命  
 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是也  
 云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者其  
 衣正幅染之玄色故曰玄端案王制云周人玄衣而  
 養老注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朝服彼云  
 玄衣則此玄端也若以素為裳即是朝服此朝服素

衰皆得謂之玄端故此注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  
 士以玄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士以雜色為裳天子  
 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為朝服也云  
 小相謂相君之禮者案周禮秋官司儀職云掌九儀  
 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注云出  
 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又曰凡諸公相為賓及將幣  
 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  
 一相注云相為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  
 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  
 於其所尊不敢賤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  
 是相謂相君之禮也聘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  
 士為紹擯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闥大夫中振與闥之  
 間士介拂帳則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末介也  
 此云願為小相者謙不敢為上擯上介之卿願為承  
 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禮記包曰至之門正義  
 曰云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者意在取其  
 朋友十餘人耳云浴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  
 者社稷云魯城南自有沂水此是也夫沂水出蓋縣

南至下邳入泗雩者祈雨之祭名左傳曰龍見而雩  
 是也鄭玄曰雩者吁也吁嗟而請雨也杜預曰雩之  
 言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也使童男女舞之春官女  
 巫職曰旱暵則舞雲因謂其處為舞雩舞雩之處有  
 壇墠樹木可以休息故云風涼於舞雩之下也禮記周  
 曰善點獨知時正義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生  
 值亂時而君不用三子不能相時志在為政唯曾皙  
 獨能知時志在澡身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二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顏淵第十二

正義曰此篇論仁政明達君臣父子辨惑折獄君子文為皆聖賢之格言

仕進之階路故次先進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曰克己約身孔子

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一仁焉馬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為仁由己而由

人乎哉孔子曰行善在己不在人也顏淵曰請問其

言言正  
卷之三  
非禮勿視  
子曰。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鄭曰。此四者。克已  
復禮之目。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王曰。敬  
事此語。必行之。  
顏淵至語矣。正義曰。此并下三章  
克約也。已身也。復反也。言能約身反禮。則為仁矣。一  
曰。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言人君若能一日行克  
已復禮。則天下皆歸此仁德之君也。一日猶見歸。況  
終身行仁乎。哉。言不在人也。顏淵曰。請問其目者。淵  
意知其為仁。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四者。克已復禮之  
目也。曲禮曰。視瞻毋回。立視。互。式。視。馬尾之類。是  
禮也。非此。則勿視。曲禮云。毋側聽。側聽。則非禮也。言  
無非禮。則口無擇言也。動無非禮。則身無擇行也。四

者皆所以為仁。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者此  
顏淵預謝師言也。言回雖不敏。達請敬事此語。必行  
之也。  
馬曰。克已約身。正義曰。此註克訓為約。劉炫  
云。克訓勝也。已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  
慾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  
乃為仁也。復反也。言情為嗜慾所逼。已離禮而更歸  
復之。今刊定云。克訓勝也。已謂身  
也。謂能勝去嗜慾。反復於禮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孔曰。  
為仁之道。莫尚乎敬。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

在家無怨。  
包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仲弓

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至語矣。正義曰。此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此言為仁之道。莫  
尚乎敬也。大賓。公侯之賓也。大祭。禘郊之屬也。人之

出門失於倨傲故戒之出門如見公侯之賓使民失於驕易故戒之如承春禘郊之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此言仁者必恕也已所不欲無施之於人以他人亦不欲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者言既敬且恕若在邦為諸侯必無人怨在家為卿大夫亦無怨也冲子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者亦承謝之語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孔曰訥難也牛宋

人弟子司馬犁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

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子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

難司馬至訥乎正義曰此章言仁之難也子曰仁者其言也訥者其言也訥難也言仁道至大非但行之難也其言之亦難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者牛意嫌孔子所言未盡其理故復問曰祇此其言也訥便謂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者此孔子又為牛說言訥之意行仁既難言仁亦不得不難

孔曰至馬犁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司馬耕字子長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是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曰牛兄桓魋

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曰不憂不

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包曰疚病也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司馬至何懼

明君子也司馬牛問君子者問於孔子言君子之行何如也子曰君子不憂不懼者言君子之人不憂不恐懼時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也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者亦意少其言故復問之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者此孔子更為牛說不憂懼之理疚病也自省無罪惡則無可憂懼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鄭曰牛兄桓魋行

惡死亡無日我為無兄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

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包曰君子疏

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義曰此章言人

當任命友賢也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者

亡無也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故牛常憂而告人

曰他人皆有兄弟若桓魋死亡之後我為獨無兄弟

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

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

乎無兄弟也者子夏見牛憂無兄弟以此言解之也

商子夏各謙故云商聞之矣示非妄謬也言人死生

短長則有所稟之命財富位貴則在天之所予君子

但當敬慎而無過失與人結交恭謹而有禮能此疏

惡而友賢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四海之內九州之

人皆可以禮親之為兄弟也君子何須憂患於無兄

弟也鄭曰至兄弟正義曰云牛兄桓魋行惡死亡

無日者案哀十四年左傳云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

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知之召皇司馬子仲及左

師向巢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魋遂入於曹以叛民叛

之而奔衛遂奔齊是其行惡死亡之事也桓氏即向

魋也又謂之桓司馬即此桓魋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

已矣鄭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曰

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浸潤之譖膚受之愬

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馬曰無此二者非但為明

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

子張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論人之明德也子張問明者

問於孔子何如可謂之明德也子張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者此答為明也夫水之浸潤漸以壞物皮膚受塵漸成垢穢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皮膚受塵亦漸以成之使人不覺知也若能辨其情偽使譖愬之言不行可謂明德也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者言人若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可謂高遠矣人莫能及之也

馬曰至內實正義曰愬亦譖也變其文耳皮膚受塵垢穢其外不能入內也以喻譖毀之語但在外萋斐構成其過惡非其人內實有罪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

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

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子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

子貢

問政至不立正義曰此章貴信也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者此答為政之專也足食則人知禮節足兵則不軌畏威民信之則服命從化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者子貢復問曰若不獲已而除去於此三者之中何者為先曰去兵者孔子答言先去兵以兵者凶器民之殘也財用之盡也故先去之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者子貢復問設若事不獲已須要去之於此食與信二者之中先去何者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者孔子答言二者之中先去食夫食者人命所須去之則人死而去食不去信者言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國不可失信失信則國不立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鄭曰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



**吾**鄭曰借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

之不及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鞢猶犬羊之鞢

**國**孔曰皮去毛曰鞢虎豹與犬羊別正以毛文異耳

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邪

**國**棘子至之

此章貴尚文章也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

為者衛大夫棘子成言曰君子之人淳質而已則可

矣何用文章乃為君子意疾時多文華子貢曰惜乎

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者夫子指子成也子貢

聞子成言君子不以文為其言過謬故歎曰可惜乎

棘子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於舌駟馬追之不及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鞢猶犬羊之鞢者此子

貢舉喻言文章不可去也皮去毛曰鞢言君子野人

與者質文不同故也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

耳今若文猶質質猶文使文質同者則君子與鄙夫

何以別乎如虎豹之皮去其毛文以為之鞢

與犬羊之鞢同處何以別虎豹與犬羊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

乎**國**鄭曰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

為天下之通法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國**孔

曰二謂什二而稅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

足君孰與足**國**孔曰孰誰也**國**哀公至與足正義曰

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者魯君哀公問於

阮校  
安本周禮匠人疏  
引作鄭曰

公不覺其譏故又曰什而稅二吾之國用猶尚不足如之何其依徹法什而稅一乎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者孰誰也哀公既言重斂之實故有若又對以盡徹足用之理言若依通法而稅則百姓家給人足百姓既足上命有求則供故曰君誰與不足也今君重斂民則困窮上命所須無以供給故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也鄭曰至通法正義曰云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者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築小築寡乎什一大務小務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云多取於民比於築鬻貉無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穀梁傳亦云古者什一而藉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詩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義多少同故云皆什一也書傳云十一者多矣故杜預云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已十畝取一矣春

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魯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此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謂十內稅二猶尚不足則從宣公之後遂以十二為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自宣公始也諸書皆言十一而稅而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二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此鄭玄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耳不言畿內亦什一也孟子又曰方里為井井九百畝其方一里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漢書食貨志汲彼意而為之文云井田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諸儒多用彼為義如彼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畝是為十外稅一也鄭玄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稅一其意與於漢書不以志為說也又孟子對滕文公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註引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

內之法則鄭玄以為諸侯郊外郊內其法不同郊內什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為二十而稅二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言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為十稅一也社預直云十取其一則又與於鄭唯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趙岐不解夏五十殷七十之意蓋古者人多田少一夫唯得五十七十畝耳五十而貢貢五畝七十而助助七畝好惡取於此鄭註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 子曰辨別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

德也 子曰徙義見義則徙意而從之愛之欲其生

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子曰愛

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誠不以富

既校  
子曰皇本作苞曰

亦祇以異

鄭曰此詩小雅也

可以致富適足以為異耳取此詩之異也

子張至以異正義曰此章言人當有常三  
崇德辨惑者崇充也辨別也言欲充盛道  
惑何為而可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徙遷也言人有忠信者則親友之見義事則  
從之此所以充盛其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  
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者言人心愛惡當恒  
常若人有順已已即愛之便欲其生此人忽忽於  
已即惡之則願其死一欲生之一欲死之用心無  
是惑也既能別此是惑則當祛之誠不以富亦  
異者此詩小雅義行其野篇文也祇適也此行  
不足以致富適足以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  
之惑也 鄭曰至非之正義曰秦詩刺淫昏之俗  
惠舊姻而求新昏也彼誠作威鄭箋云女不以禮  
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

言可惡也此引詩鑑  
不與本義同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子言此之時陳恆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故以對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

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孔曰言將危也陳氏

果滅齊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者齊君景公問為國

之政於夫子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言

政者正也若君不失君道乃至于不失子道尊卑有

序上下不失而後國家正也

夫以制齊國君不君臣不臣

以此對之公曰善哉信如君

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孔曰言將危也陳氏

果滅齊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者齊君景公問為國

之政於夫子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言

政者正也若君不失君道乃至于不失子道尊卑有

序上下不失而後國家正也

夫以制齊國君不君臣不臣

以此對之公曰善哉信如君

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孔曰言將危也陳氏

果滅齊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者齊君景公問為國

折獄者其由也矣

折獄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

無所不問

安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誤

九

及古聞

此章言子路有明德也子路曰片言可以折獄者

非偏信一言以決斷也凡聽訟必須兩

路可正義曰云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者

路可正義曰云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者

路可正義曰云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者

路可正義曰云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者

路可正義曰云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者

路可正義曰云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者

路可正義曰云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者

路可正義曰云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者

路可正義曰云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者

路可正義曰云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者

路可正義曰云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者

路可正義曰云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者

路可正義曰云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者

路可正義曰云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者

路可正義曰云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者

路可正義曰云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者

路可正義曰云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者

路可正義曰云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者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道居之於身無得解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

論語疏

造吾亦猶如常人無以異也言與常人同必也在前

以道化之使無爭訟乃善

王曰化之在前正義曰

王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在於謀

始謀始在於作制契之不明訟之所以生也物有其

分職不相濫爭何由與訟之所以起契之過也故有

德司契而不責於人是化之在前也又案太學云子

路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

辭大畏民志鄭註云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

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

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致訟然則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無訟乎是夫子辭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

民志是記者釋夫子無訟之專意與此

註及王弼不同未知誰是故具載之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王曰言為政之

論語疏

既校  
鄭曰高麗本  
無此三字

忠正義曰此章言為政之道善居之於身無懈倦行之於民必有忠信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畔不違道也。子曰至弗畔矣夫。正義曰此章及註與雍也篇同當是弟子各記所聞故重載之。或本亦有作君子博學於文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義曰此章言君子之於人嘉善而矜不能又復仁恕故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也。小人則嫉賢樂禍而成人之美故曰反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

敢不正

鄭曰康子至立卿諸臣之帥也

正義曰此章言為政在乎修己對曰政者正也者言政教者在於齊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者言康子為魯上卿諸臣之帥也若已能每事以正則已下之臣民誰敢不正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

不竊

孔曰欲多情慾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

季康子至不竊正義曰此章言民從上化也

患之問於孔子欲以謀去也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者孔子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苟誠也誠如子之不貪欲則民亦不竊盜非但不為假令賞之民亦知恥而不竊也今多盜賊者正由子之貪欲故耳

孔子對曰至所好正義曰云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者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註云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

論語疏

卷之二十一

淫於財利不能正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

風必偃孔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偃仆也加草以

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

刑殺但在上自正則民化之也季康子問政於孔子

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者就成也康子之意欲

多殺止姦以成爲有道也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

者言子爲執政安用刑殺也子欲善而民善矣者言

子若爲善則民亦化之爲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

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者此爲康子設譬也偃仆也在

王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鄭曰言士之所在

皆能有名譽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

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曰常有謙退之志

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志慮常欲以下人在邦

必達在家必達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

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曰此言佞人假

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在邦必聞

**在家必聞**

**馬**

曰佞人黨多

**子**

張至必聞正義曰此章論士行子張問

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者士有德之稱問士行何如可謂通達也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欲使試言之也子張對曰張何者是汝意所謂達者聞謂有名譽使人聞之也言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者聞謂有名譽使人聞之也言士有德行在邦臣於諸侯必有名聞在家臣於卿大夫亦必有名聞言士之所在皆有名譽意謂此為達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者言汝所陳正是名聞之士非是通達之士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者此孔子又說達士之行也為性正直所好義事察人言語觀人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以下人言常有謙退之志也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者以其謙退故所在通達也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者此言佞人色則假取仁者之色而行則違之安居其偽而不自疑也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者言佞人黨多妄相稱譽故所在皆有名聞也

曰至可踰正義曰此周易謙卦象辭也言尊者有謙

而更光明盛大卑者有謙而不可踰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

**包**

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

故下可遊焉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脩治也治惡為善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

孔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

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與正義曰此章言脩身之事也樊遲從遊於舞雩之

處有壇墠樹木故弟子樊遲隨從孔子遊於其下也

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者脩治也慝惡也此樊遲因

從行而問孔子曰敢問欲充盛其德治惡為善祛別



言言疏  
卷之二十三  
疑惑何為而可也。子曰善哉問者其問皆脩身之要。故善之先事後得非崇德與者言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是崇德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者攻治也。言治其已過無治人之過是治惡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者言君子忿則思難若人有犯已一朝忿之不思其難則忘身也。辱其身則羞其親故曰以及其親也。非惑與言是惑也。壇壇正義曰封土為壇除地為壇言零壇在所除地中故連言壇。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為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

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孔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孔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眾舉臯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樊遲至遠矣。正知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者言汎愛濟眾是仁道也。問知子曰知人者言知人賢才而舉之是知也。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者樊遲未曉達知人之意故孔子復解之言舉正直之人而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為直故曰能使枉者直也。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者樊遲雖聞舉直錯諸枉猶自未喻故復問子夏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者子夏聞言即解故嘆美之曰富盛哉此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

論語疏  
卷之二十三  
十四  
五

不仁者遠矣者此子夏為樊遲說舉直錯枉之事也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眾舉用臯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是其能使邪枉者亦化為直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以善道導之不見從則止必

言之或見辱子貢至辱焉正義曰此章論友也言

若不從已則止而不告不導也毋得彊告導之

會子曰君子以文會友孔曰友以文德合以友輔仁

孔曰友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曾子曰

以友輔仁正義曰此章以論友言君子之人以文德會合朋友朋友有相切磋琢磨之道所以輔成己之

仁德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三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子路第十三

正義曰此篇論善人君子為邦教民仁政孝弟中行常德皆治國脩身之

要大意與前篇相類且回也入室由也升堂故以為次也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

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

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

倦則可子路至無倦正義曰此章言政先德澤也

德使民信之然後可以政役之事勞之則民從其令也請益者子路嫌其少故更請益之曰無倦者夫子言行此上事無倦意則可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

任有司而後責其事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

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不知者人將自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此章言政在舉賢也仲弓為季氏宰問政者冉雍為季氏家宰而問政於夫子也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者有司屬吏也言為政當先委任屬吏各有所司而後責其成事故放小過寬則得眾也舉用賢才

使官得其人野無遺逸是政之善也曰焉知賢才而舉之者仲弓聞使舉賢意言賢才難可徧知故復問曰安知賢才而得舉用之也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者舍置也諸之也夫子教之曰但舉女之所知女所不知人將自舉之其肯置之而不舉乎既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所先行子曰必也正名乎

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之言遠於事子曰野哉由也

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名不

阮校  
皇本作苞氏曰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禮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  
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  
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王曰所  
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君  
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此章論政在正名也子  
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者奚何也案世家  
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  
數以為讓而孔子決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  
政故子路問之曰將何以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者言將先正曰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夫子之迂也  
奚其正者迂猶遠也子路言豈有若是哉夫子之言

遠於事也何其正名乎子曰野哉由也者野猶不達  
也夫子見子路言迂故曰不達理哉此仲由也君子  
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者此責子路不知正名之義  
而使言迂遠也言君子於其所不知蓋當闕而勿據  
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使謂之迂遠不亦野哉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者此孔子更陳正名之理也夫事以順成名由言舉  
名若不正則言不順序言不順序則政事不成政事  
不成則君不安於上風不移於下是禮樂不興行也  
禮樂不行則有淫刑濫罰故不中也刑罰枉濫民則  
踏地局天動罹刑網故無所錯其手足也故君子名  
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  
已矣者此又言正名之事非為苟且也君子名此事  
必使可明言言此事必可遵行君子於其所言無苟  
且若名之不可言言之不可行是苟且而言也禮  
曰至濫罰正義曰云禮以安上樂以移風者孝經廣  
要道章文言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

論語疏

卷之三十三

及古

論語正義 卷之三  
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風俗移易先入樂聲變隨人  
心正由君德正之與變因樂而章故可以移風易俗  
也云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者禮運云禮者所以  
治政安君也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  
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又樂記曰五刑不用百  
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故禮樂二者不行  
則刑罰淫濫而不中也王曰至遵行正義曰云所  
廢名是事必不可得而明言者若禮人名不以國以國則  
縑衣曰可言也熊氏云君子弗言也亦可得而遵行者  
君子弗行也熊氏云君子賢人可行不可言作凡人  
法若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不可言說  
以為法是不可遵行也是以可明  
言可遵行而後君子各言之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

圃馬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子曰小

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

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曰情情實也

言民化於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

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

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疆樊遲至用稼正義

信為治民之要樊遲請學稼者樹五穀曰稼弟子樊

須請於夫子學播種之法欲以教民也子曰吾不如

老農者孔子恐其不學禮義而學稼種故拒之曰稼

種之事吾不如久老之農夫也請學為圃者樹菜蔬

曰圃樊遲又請於夫子學樹藝菜蔬之法曰吾不如

老圃者亦拒其請也言樹藝菜蔬之法曰吾不如

為圃者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者樊遲既請而

出夫子與諸弟子言曰小人哉此樊須也謂其不學

論語 卷之三 四

禮義而學農圃故曰小人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者  
孔子遂言禮義與信可以教民也禮毋不敬故上好  
行禮則民化之莫敢不敬也人聞義則服故上好行  
義則民莫敢不服也以信待物物亦以實應之故上  
若好信則民莫不用其情情猶情實也言民於上各  
以實應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  
用稼者此又言夫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化民如是則  
四方之民感化自來皆以疆器背負其子而至矣何  
用學稼以教民乎國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正義  
曰樹者種植之名五穀者黍稷麻麥豆也周禮注云  
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也周禮太宰職云園圃  
毓草木注云樹果菰曰圃園其樊也然則園者外畔  
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果則謂之圃蔬則菜也  
鄭云周禮注云百草根實可食者釋文云蔬不熟為  
饌郭璞曰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為蔬國負者以器曰  
襁正義曰博物志云織縷為之  
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

多亦奚以為國專猶獨也國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

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才學貴於  
適用若多學而不能用則如不學也誦謂諷誦周禮  
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詩有國風雅頌凡三  
百五篇皆言天子諸侯之政也古者使適四方有會  
同之事皆賦詩以見意今有人能諷誦詩文三百篇  
之多若授之以政使居位治民而不能通達使於四  
方不能獨對諷誦雖多亦何以為言無所益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國令教令

也國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正  
義曰此章言為政者當以身先也言上之人其  
身若正不在教令民自觀化而行之其身若不正  
雖教令滋章民亦不從也

論語 卷之十三 五 及古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

封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

如兄弟評論魯衛二國之政相似如周公康叔之

為兄弟也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王曰荆與蘧瑗史鱣並為君

子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子謂至美矣正義曰此章孔子稱謂衛公子荆有君子之德也善居室者言居家理也始有曰苟合矣者家始富有不言已才能所致但曰苟且聚合也少有曰苟完矣者又少有增多但曰苟且完全矣富有曰苟美矣者富有大備但曰苟且有此富美耳終無泰侈之心也王曰荆與蘧瑗史鱣並為君子正義曰

案左傳襄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遂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鱣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是與蘧瑗史鱣並為君子也

子適衛冉有僕孔曰孔子之衛冉有御子曰庶矣哉

子曰庶矣孔曰庶眾也言衛人眾多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

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適至教

此章言治民之法也子適衛冉有僕者適之也孔子之衛冉有為僕以御車也子曰庶矣哉者庶眾也至衛境見衛人眾多故孔子歎美之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者言民既眾多復何加蓋也曰既富矣又何加焉者言當施舍薄斂使之衣食足也曰既富矣又何加焉者冉有言民既饒足復何加蓋之曰教之者孔子言當教以義方使知禮節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

乃有成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

也苟誠也期月周月也謂周一年十二月也孔子言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王曰勝殘

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

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

年亦可以勝殘去

殺矣誠哉是言也正義曰此章言善人君子治國至

於百年以來亦可以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刑殺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孔子曰三十年曰世如有

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

何

如正人何正義曰此章言政者正也欲正他人

子曰何晏也對曰有

舟子退朝

周曰謂罷朝於魯君子曰何晏也對曰有

論語流

卷之二十七

論語

政國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子曰其事也國馬曰

事者凡行常事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國馬

曰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

聞之國冉子至聞之正義曰此章明政事之別也冉

朝於魯君也子曰何晏也者晏晚也孔子訝其退朝

晚故問之對曰有政者冉子言有所改更匡正之政

故還晚也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

之者孔子言女之所謂政者但凡行常事耳設如有

大政非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

也國周曰謂罷朝於魯君正義曰周氏以為夫子云

雖不吾以吾其與聞皆論君朝之事故云罷朝於魯

君鄭玄以冉有臣於季氏故以朝為季氏之朝少儀

云朝廷曰還謂於朝廷之中若欲散還則稱曰還以

近君為進還私遠君為還朝此還朝謂罷朝也國馬

曰事者凡行常事正義曰案昭二十五年左傳曰為

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預曰在君為政在臣為

事杜意據此文時冉子仕於季氏稱季氏有政孔子

謂之為事是在君為政在臣為事也何晏曰為仲尼

稱孝友是亦為政明其政事通言但隨事大小異其

名耳故不同鄭杜之說而取周馬之言以朝為魯君

之朝以事為君之凡行常事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

是其幾也國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幾近

也有近一言可以興國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國孔曰事

不可以一言而成如知此則可近也曰一言而興邦

有諾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

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孔曰言無樂於

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如其善而莫之違

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

邦乎孔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

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定公至邦乎

言為君之道也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者魯

君定公問於孔子為君之道有一言善而可以興其

國有之乎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幾近

也孔子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故云言不可以

若是有近一言可以興國者故云其幾也人之言曰

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

喪國乎者此孔子稱其近興國之一言也事不可以

一言而成如人君知此為君難此則可近也曰一言

而喪邦有諸者定公又問曰人君一言不善而致亡

國有之乎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亦言

有近一言可以亡國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

其言而莫予違也者此舉近亡國之一言也言我無

樂於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如其善而

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

言而喪邦乎者此孔子又評其理言人君所言善無

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

而亡國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葉公至者來正義曰

政之法於孔子也子曰當施惠於近此章楚葉縣尹問為

者使之喜說則遠者當慕化而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鄭曰舊說云莒父魯下邑子曰

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國** 子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小利妨

大則大事不成 **國** 子夏至不成正義曰此章弟子子

法於夫子也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者言事有程期

無欲速成當成大體無見小利也欲速則不達見小

利則大事不成者此又言其欲速見小利害政之意

若事不可以速成者而欲其速則其事不達矣務見

小利而行之則妨大 **國** 政故大事不成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 **國** 子曰直躬直身而行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國** 子曰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

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

矣 **國** 葉公至中矣正義曰此章明為直之理也葉公

有直身而行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者此所直行之

事也有因而盜曰攘言因羊來入巴家父即取之而

子言於失羊之主證父之盜葉公以此子為直行而

誇於孔子也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

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者孔子言此以拒葉公也言

吾黨之直者異於此證父之直也子苟有過父為隱

之則慈也父苟有過子為隱之則孝也孝慈則忠忠

則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

告言父祖者入十惡則典禮亦爾而葉公以證父為

直者江熙云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

欲以此言毀訾儒教抗衡中國夫子答

之辭正而義切荆蠻之豪喪其誇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

棄也 **國** 子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

論語充 卷之三十一 及古閣

不行樊遲至棄也正義曰此章明仁者之行也弟子樊遲問仁於孔子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者言凡人居處多放恣執事則懈惰與人交則不盡忠雖仁者居處恭謹執事敬慎忠以與人也此恭敬及忠雖之適夷狄無禮義之處亦不可棄而不行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孔子曰

有恥者有所不為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

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

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果敢為之硜硜者小人之

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為次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

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鄭曰噫心不平之聲筭

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子貢至算也正義曰此章

斯可謂之士矣者士有德之稱故子貢問於孔子曰

其行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

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者此答上之高行也言行已之

道若有不善恥而不為為臣奉命出使能遭時制宜

不辱君命有此二行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者子貢

復問士之為行次此於二者云何曰宗族稱孝焉鄉

黨稱弟焉此孔子復為言其士行之次也宗族同宗

族屬也善事父母為孝宗族內親見其孝而稱之善

事長上為弟鄉黨差遠見其弟而稱之也曰敢問其

次者子貢又問更有何行可次於此也曰言必信行

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者孔子又為

言其次也若人不能信以行義而言必執信行不能

相時度宜所欲行者必果敢為之硜硜然者小人之

辭也。其亦其次言可以為次也。曰今之從政者何如者。子貢復問。今之從政之士其行何如也。子曰。意。子。管。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孔子見時從政者皆為士。行。唯。小。器。耳。故。心。不。平。之。而。曰。噫。今。斗。筲。小。器。之。人。何。足。數。也。言。不。足。數。故。不。述。其。行。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包曰中行行能

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狂者進取狷

者有所不為也。包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

無為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子曰至

義曰此章孔子疾時人不純一也。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者。中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言既不

得中行之人而與之同處必也得狂狷之人可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者此說狂狷之行也。狂者進退取其恆一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孔曰南

人南國之人。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善夫。

包曰善南人之言也。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孔曰此

易恒卦之辭。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子曰不占而已

矣。鄭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人易所不占。子

至已矣。正義曰此章病性行無恆之人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者。南人南國之人也。巫主接神除邪。醫主療病。南國之人嘗有言曰人而性行無恆不可以為巫醫。言巫醫不能治無恆之

論語疏 卷之三  
人也善夫者孔子善南人之言有徵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此易恒卦之辭孔子引之言德無恒則羞辱承之也子曰不占而已者孔子既引易文又言夫易所以占吉凶無恒之人易所不占也 子曰至承之正義曰云此易恒卦之辭者謂此經所言是易恒卦九三爻辭也 王弼云處三陽之中居下體之上處上體之下不全尊下不全卑中不在體體在乎恒而分無所定無恒者也德行無恒自相違錯不可致詰故或承之羞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子曰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志行不同之事也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志行不同之事人所嗜好者則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

惡之 子曰善人善已惡人惡已 是善善明惡惡著 子曰至惡之正義曰此章別好惡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者言有一人為一鄉之所愛好此人何如可謂善人乎子曰未可也者言未可為善或一鄉皆惡此人與之同黨故為眾所稱是以未可鄉人皆惡之何如者此子貢又問夫子既鄉人皆好未可為善若鄉人眾共憎惡此人何如可謂善人乎子曰未可也者言亦未可為善或一鄉皆善此人獨惡故為眾所嫉是以未可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者孔子既皆不可其問自為說其善人也言鄉之善人善之惡人惡之真善人也 子曰至惡者正義曰言鄉人皆好之是善善不明鄉人皆惡之是惡惡不著若鄉人之善者善之惡者惡之則是善善

分明惡惡顯著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曰孔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

事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曰孔曰度

才而官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曰子曰至備焉正義曰此章論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者言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故易

事不受妄說故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

人也器之者此覆明難說易事之理言君子有正德

若人說己不以道而妄說則不喜說也是以難說度

人才器而官之不責備故易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

者小人反君子故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

也求備焉者此覆明易說難事之理以小人為人說

媚雖不以道而妄說之亦喜說故易說也及其使人

也責備於一人焉故難事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曰君子自縱泰似

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曰子曰君子泰而

不泰正義曰此章論君子小人禮貌不同之事也君

子自縱泰似驕而實不驕小人實自驕矜而強自拘

忌不能寬泰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曰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正義

遲鈍有斯四者近於仁。曰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正義

行近於仁道也仁者靜剛無欲亦靜故剛近仁也仁

者必有勇毅者果敢故毅近仁也仁者不尚華飾木

者質樸故木近仁也仁者其言也訥訥者遲鈍故訥

近仁也

論語

卷之三 十四



阮校  
包曰筆解無  
此二字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惇惇怡怡如

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惇惇兄弟怡怡馬曰切切

惇惇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子路至此章問士

行也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者問士之行何

如也子曰切切惇惇怡怡如也可謂士矣者此答士

行也朋友切切惇惇兄弟怡怡者此覆明其所施也

切切惇惇相切責之貌朋友以道義切磋琢磨故施

於朋友也怡怡和順之貌兄弟天倫當相友恭故怡怡施於兄弟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包曰即就也戎

兵也言以攻戰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  
也善人謂君子也即就也此章言善人為政之法  
至於七年使民知禮義與信亦可以就兵戎攻戰之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馬曰言用不習之民使  
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  
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致棄之正義曰此章言用  
破敗是謂棄之若棄擲也

事也言七年者夫  
子以意言之耳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四  
卷之十三  
汲古閣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四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憲問第十四

**疏**正義曰此篇論三王二霸之迹諸侯之大節也故以類相聚次於問政也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

**疏**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

邦無道穀恥也

**疏**孔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

恥辱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疏**馬曰克好勝人伐自

阮核  
史記弟子傳  
鄭曰

論語

卷之十三

汲古閣

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貪欲也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

吾不知也包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為仁

知也正義曰此章明恥辱及仁德也憲謂弟子原憲問於夫子曰人之行為何為可恥辱也子曰邦有道穀

邦無道穀恥也者穀祿也孔子答言邦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克伐怨欲不行

焉可以為仁矣者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也怨忌小怨也欲貪欲也原憲復問曰若此四者不行焉可

以為仁人矣乎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者孔子答言不行四者可以為難未足以為仁也

曰至欲也正義曰云克好勝人者克訓勝也左傳僖元年秦伯將納晉惠公謂其大夫公孫枝曰夷吾其

定乎對曰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杜預曰其言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是克

為好勝人也云伐自伐其功者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老子曰自伐者無功言人有功誇示之

則人不與乃無功也是伐去其功若伐去樹木然故經傳謂誇功為伐謂自伐其功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士當志道不求安而

懷其居非士也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正義曰此章言士當志於道不求安

居而懷安其居則非士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

言行也邦無道危行言孫孫順也厲行不隨俗順

言以遠害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也孫順也言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之法也危厲

厲其行不隨汙俗順言辭以避當時之害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有言

論語卷之十四

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子罕篇

義曰此章論有德有仁者之行也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者德不可以無言德中故必有言也有言者不必有德者辯佞口給不必有德也仁者必有勇者見危授命殺身以成仁是必有勇也勇者不必有仁者若暴虎馮河之勇不必有仁也

南宮适國子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問於孔子曰羿善

射慕盪舟國子曰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

臣寒浞殺之囚其室而生豷豷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俱不得其死然子曰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荅國馬曰

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荅也

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國子曰賤

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南宮适至若人正義曰此章賤不義而貴有德也南宮适者魯大夫南宮敬叔也問於孔子曰羿善射慕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者羿有窮國之君以其善射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豷寒浞之子多力盪推也能陸地推舟而行為夏后少康所殺然猶焉也此二子者皆不得其壽終而死焉禹盡力於溝洫洪水既除烝民乃粒稷后稷也名棄周之始祖播種百穀皆以身親稼穡故曰禹稷躬稼也禹受舜禪稷及後世至文武皆王天下故曰而有天下也夫子不荅者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荅也南宮适出者既問而退也子曰君子

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者以其賤羿羿之不義貴禹稷  
 之有德故美之曰君子哉若此人也尚德哉若此人  
 也國孔曰適南宮敬叔魯大夫正義曰此即南宮縚  
 也字子容鄭註檀弓云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  
 是也國孔曰至所殺正義曰云羿有窮國之君者羿  
 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為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  
 夏也窮國之君曰羿羿是有窮君之名號也孔註尚  
 書云羿諸侯名杜註左傳云羿有窮君之號則與孔  
 不同也說文云羿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  
 為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  
 時十日竝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  
 焉彈日鳥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  
 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難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  
 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  
 彼言則不知此羿名為何也云篡夏后相之位者襄  
 四年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  
 因夏民以代夏政杜註云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  
 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

號曰有窮是也云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羿者  
 傳又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  
 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婦于內而施賂于  
 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椒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內  
 外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亨之浞因羿  
 室生澆及豷是也澆即羿也聲轉字與故彼此不同  
 云羿多力能陸地行舟者以此文云羿盪舟盪訓推  
 也故知多力能陸地推舟而行也云為夏后少康所  
 殺者哀元年左傳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  
 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  
 仍牧正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  
 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  
 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  
 是也過澆國戈豷國如彼傳文當是羿逐出后相乃  
 自立為天子相依斟灌斟鄩夏祚猶尚未滅蓋與羿  
 竝稱王也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已長大自  
 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

言言疏  
又年長已堪誘穰方始滅混而立少康計太康失邦  
及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而夏本紀云仲康  
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混之事是馬遷  
之疎也馬曰至荅也正義曰云禹盡力於溝洫者  
泰伯篇文云稷播百穀者舜典文也又蓋稷云暨稷  
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故總曰  
躬稼云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者禹受舜禪是及  
身也稷后十五世至文王受命武王誅紂是及後世  
也皆王有天下而為王也云適意欲以禹稷比孔子  
者言孔子勤行道德亦當王有天下也孔子持謙不  
敢以巴比於禹稷  
故不荅其言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孔

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義曰此章言仁道難備也雖曰君子猶未能備而有時不仁也若管仲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可謂仁矣而

鑊魚朱紘山節藻梲是不仁也  
小人性不及仁道故未有仁者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孔曰言人有所

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

能勿誨乎正義曰此章論忠愛之心也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也

子曰為命禪讓草創之孔曰禪讓鄭大夫氏名也謀

於野則獲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

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

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

討治也禪讓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行

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里因以為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

**○**子曰為命禘謀草創之者禘謀鄭大夫也命謂政命盟會之辭也言鄭國將有諸侯之事作盟會政命之辭則使禘謀適草野以創制之世叔討論之者世叔即子大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禘謀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也行人子羽脩飾之者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亦鄭大夫也世叔既討論復令公孫揮脩飾之也東里子產潤色之者東里鄭城中里各子產居東里因為號脩飾潤色皆謂增脩使華美也既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也**○**子曰至之辭正義曰云謀於野則獲於國則否者襄三十一一年左傳文此及下註皆出於此案彼傳云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禘謀能謀謀於野則獲謀

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禘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是也**○**馬曰至敗事正義曰云行人掌使之官者周禮秋官有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會同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云掌使之官謂掌其為使之官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子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馬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

言無足稱或曰楚令尹子西問管仲曰人也**○**猶詩

言所謂伊人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子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擊也伯氏食邑三

阮校  
自奉此注作鄭元

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  
或問至怨言正義曰此章歷評子產子西管仲之為人也或問子產者或人問於夫子曰鄭大夫子產何如人也子曰惠人也者惠愛也言子產仁恩被物愛人之也問子西者或人又問鄭大夫子西之行曰彼哉彼哉者彼指子西也言如彼人哉如彼人哉無足可稱也問管仲者或人又問齊大夫管夷吾也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者此答言管仲是當理之人也指管仲猶云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沒齒謂終沒齒年也伯氏食邑於駢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貧但飯疏食至於終年亦無怨言以其管仲當理故也。  
孔曰至遺愛正義曰惠愛釋註文云子產古之遺愛者昭二十年左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杜註云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馬曰至子西正義曰云子西鄭大夫者案左傳子申也楚囊瓦為令或曰楚令尹子西者案左傳公子申也楚囊瓦為令

阮校

王肅曰貪者善言怨  
 富者善言驕者  
 之中貧者人難使  
 不忍也  
 考文所載古本有  
 此三字各本俱  
 無

尹為白公勝所殺者也。  
國猶詩言所謂伊人正義曰詩秦風蒹葭文也毛傳云伊維也鄭箋云伊當作繫繫猶是也伊人苦言是人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正義曰此章言人之貧乏多所怨恨而無怨為難江熙云顏淵無怨不可及也人若豐富好生驕逸而無驕為易江熙云子貢不驕猶可能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孔

氏曰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為。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正義曰此章評魯大夫孟公綽之

論語疏

卷之十四

法言



才性也趙魏皆晉卿所食采邑名也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若公綽爲之則優游有餘裕也滕薛乃小國而大夫職煩則不可爲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馬曰魯大夫臧孫

紇公綽之不欲馬曰孟公綽卞莊子之勇周曰

卞邑大夫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孔曰加之以禮

樂文成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

利息義馬曰義然後取不苟得見危授命久要不

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孔曰久要舊約也

平生猶少時子路至人矣正義曰此章論成人之行也子路問成人者問於夫子行何

德行謂之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者此答成人之行也必也知如武仲廉如公綽勇如卞莊子藝如冉求既有知廉勇藝復以禮樂文成之雖未足多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者夫子鄉言成人者是古之人也又言今之成人不必然備如此也見利息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者此今之成人行也見財利思合義然後取之見君親有危難當致命以救之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言與人少時有舊約雖年長貴達不忘其言能此三事亦可以爲成人矣馬曰魯大夫臧孫紇正義曰案春秋襄二十三年左氏傳以阿順季氏出奔邾又以防求爲後於魯致防而奔齊齊侯將爲臧紇而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杜註云謂能避齊禍是武仲之知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

乎孔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文諡公明賈對

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

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

其然乎馬曰美其得道嫌不能悉然

此章言衛大夫公孫枝之德行也子問公叔文子於

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者夫子指文

子也孔子舊聞文子有此三行疑而未信故問於公

明賈曰信實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者過誤也

賈對孔子言以告者誤云不言不笑不取耳夫子時

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

取人不厭其取者賈言文子亦有言笑及取但中時

然後言無游言也故人不厭棄其言可樂然後笑不

苟笑也故人不厭惡其笑也見得息義合宜然後

之不貪取也故人不厭倦其取也子曰其然豈其

乎者然如此也孔子問賈之言驚而美之也美其

道故曰其如是又嫌不能悉然故曰豈可盡能如此

者乎

案世本云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枝枝生朱焉公

叔氏諡法慈

惠愛民曰文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孔曰防武仲故邑為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

武仲為孟氏所讎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為以大蔡納

請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

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

論語疏

要君子曰滅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  
 防武仲故邑為後猶立後也武仲據防邑求立後於魯他人雖曰武仲不是要君吾不信也言實是要君  
 孟氏所濫出奔邾者此及下至致防而奔齊皆左氏傳文也案彼傳云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紇為立之公彌即公鉏也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黜好羯也孟莊子疾豐黜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氏孟孫卒遂立羯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是也云自邾如防使為以大蔡納請者傳又曰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藏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鄭曰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

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齊桓公正而不譎馬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  
 是正而不譎也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論語疏 卷之四 十一

也譎詐也謂晉文公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是詐而  
 不正也齊桓公伐楚實因侵蔡而遂伐楚乃以公義  
 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詐也  
 鄭曰至正也正義曰云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  
 者案左傳僖二十八年冬會于溫是會也晉侯召王  
 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是也云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  
 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者亦彼傳文也云是譎  
 而不正也者晉侯本意欲大合諸侯之師共尊事天  
 子以為臣之名義實無覬覦之心但於時周室既衰  
 天子微弱忽然帥九國之師將數千萬眾入京師以  
 臨天子似有篡奪之謀恐為天子拒逆或復天子帥  
 懼棄位出奔則晉侯心實盡誠無辭可解故自嫌強  
 大不敢朝王故召諸侯來會于溫溫去京師路近因  
 加謂諭令王就會受朝天子不可以受朝為辭故令  
 假稱出狩諸侯遇王遂共朝王得盡君臣之禮  
 皆孔子所謂譎而不正之事聖人作法所以貶訓後  
 世以臣召君不可以為教訓故改正舊史舊史當  
 實而書言晉侯召王且使王狩仲尼書曰天王狩

于河陽言大王自來狩獵于河陽之地使若獵失其  
 地故書之以譏王然馬曰至譎也正義曰云伐楚  
 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者案左  
 傳僖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  
 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  
 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  
 公命我先君桓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  
 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於穆陵北  
 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  
 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是也杜註云包裏  
 束也茅菁茅也束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尚書包匭菁  
 茅茅之為異未審昭王成王之孫南巡狩涉漢船壞  
 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案禹貢  
 荊州包匭菁茅孔安國云其所包裏而致者匭匣也  
 菁以為菹茅以縮酒郊特牲云縮酌用茅鄭玄云沛  
 之以茅縮去滓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興云蕭  
 字或為蒿蒿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  
 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滲也故齊桓公責楚不

公西赤

卷之四十一

公西赤

貢苞茅三祭不共無以縮酒杜預用鄭興之說孔安國以菁與茅別杜云菁茅則以菁茅為一特令荆川貢茅必當異於餘處但更無傳說故云茅之為異未審也沈氏云太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杜云未審者以三脊之茅比日之魚比翼之鳥皆是靈物不可常貢故杜云未審也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書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國** 子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

之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

仁如其仁 **國** 子曰誰如管仲之仁 **國** 子曰路至其仁正

大夫管仲之行也子路口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者召忽管仲皆事子糾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致死而管仲獨不死復臣桓公故子路口管仲未得為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者孔子聞子路言管仲未仁故為說其行仁之事言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謂衣裳之會也存亡繼絕諸夏又安皆管仲之力也足得為仁餘更有誰如其管仲之仁再言之者所以拒子路美管仲之深也言九合者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註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會郵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榘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也 **國** 子曰至

論語流 卷之十二 及古

死之正義曰云襄公立無常至出奔莒皆莊八年左傳文也杜註云政令無常鮑叔牙小白傳小白僖公庶子云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者春秋莊八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是也云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者亦莊八年左傳文云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者莊九年經文也云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者九年傳文也云殺了糾召忽死之者案莊九年傳云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婦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是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馬曰匡正也

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匡天下民到于

今受其賜受其賜者為不被髮左衽之惠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馬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

臣不臣皆為夷狄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

溝瀆而莫之知也王曰經經死於溝瀆中也管仲

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

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

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子貢至知也正義曰此章亦論

管仲之行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者子貢言齊大夫管仲不仁疑而未定故云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

言言正  
又相之者子貢既言非仁遂言非仁之事管仲與召  
忽同事公子糾則有君臣之義理當授命致死而齊  
桓公使魯殺公子糾召忽則死管仲不能致死復為  
桓公之相是無仁心於子糾故子貢非之也子口管  
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下孔子為子貢說  
管仲之仁也匡正也霸把也諸侯把天子之政也言  
時周天子微弱管仲相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匡  
天下也民到于今受其賜者謂受不被髮左衽之惠  
賜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者微無也衽謂衣衿  
衣衿向左謂之左衽夷狄之人被髮左衽言無管仲  
則君不君臣不臣中國皆為夷狄故云吾其被髮左  
衽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  
知也者自經謂經死於溝瀆中也諒信也匹夫匹婦  
謂庶人也無別妾媵唯夫婦相匹而已言管仲志在  
立功創業豈肯若庶人之為小信自經死於溝瀆中  
而使人莫知其名也且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  
之義未正成故召忽死之未足深嘉管仲不死未足  
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

亦不言召忽不當死  
也釋言文云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  
天下者成二年左傳云五伯之霸也杜預云夏伯昆  
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是三代有五伯矣  
伯者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鄭玄云天子衰諸侯興  
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  
伯或作霸也是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  
以尊周室一正天下故曰霸諸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孔曰大夫

僎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已竝為大夫同升在公朝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孔曰言行如是可謚為文

也公叔至文矣正義曰此章論衛大夫公孫枝之行  
於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者諸  
夫同升在於公朝也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者孔子

論語疏  
卷之十四  
四十四

聞其行如是故稱之曰可以諡為文矣以諡法錫民爵位曰文故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

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

是奚其喪孔曰言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為

當亡子言至其喪正義曰此章言治國在於任材也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

而不喪者喪亡也奚何也夫子因言衛靈公之無道

也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

旅夫如是奚其喪者言君雖無道有此三人所任者

子曰其言之不慙則為之也難馬曰作慙也內有真

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為之難子曰其言之不

正義曰此章疾時人內無其實而辭多慙作慙也

人若內有其實則其言之不慙然則內積其實者為

甚難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

君請討之馬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將告君故先

齊齋必沐浴公曰告夫三子孔曰謂三卿也孔子

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馬曰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也。馬曰：孔子向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

語之而止。禮記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惡無

四年齊人弑其君壬是也。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

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魯君曰：齊大夫陳恒弑其

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哀公使孔子告夫

季孫孟孫叔孫三卿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

敢不告也。者嘗為大夫而去，故云從大夫之後。聞夫

不義禮當告君，故云不敢不告。君曰：告夫三子者，言

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也。之三

子告不可者，之往也。往三子所告之，三子不肯討齊

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者孔子以

君命往告三子，三子不可其請，故孔子復以此辭語

之而止。案左傳錄此事與此小異。此云沐浴而朝，彼

云齊而請，此云公曰告夫三子，彼云公曰予告季孫

禮齊必沐浴，三子季孫為長，各記其一，故不同耳。此

傳無文也。

又云之三子告，彼無文者，傳是史官所錄，記其與君

言耳。退後別告三子，唯弟子知之。史官不見其告，故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禮記正義曰：此章言事

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

君之道，義不可欺，而當能犯顏諫爭之。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禮記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所曉達不同也。

小人下達，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所曉達不同也。本為上，謂德義也。末為下，謂財利也。言君子達於德

義，小人達於財利。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禮記正義曰：為己，履而

論語疏 卷之四十六 及告

行之為人徒能言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正義曰此章言古今之學不同也古人之學則履而行之是為己也今人之學空能為人言說之已不能行是為人也范曄云為人者馮譽以顯物為已者因心以會道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孔曰伯玉

衛大夫蘧瑗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

能也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使者出子曰

使乎使乎陳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正義曰此章論衛大夫蘧瑗之德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者夫子指蘧伯玉也蘧伯玉有君子之名故孔子問其使人曰夫子何所云為而得此君子之名譽乎

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者言夫子常自脩省欲寡少其過而未能無過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者孔子善其使得其人故言使乎所以善之者顏回尚未能無過況伯玉乎而使者云未能是伯玉之心不見欺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孔曰不越其職

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正義曰此章戒人之僭濫侵官也言若已不在此位則不得謀議此位之政事也曾子遂曰君子思謀當不出已位言思慮所及不越其職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正義曰此章勉人

使言行相副也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子道者三我無能焉者言君子之道有三我皆不能也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者此其三也仁者樂天知命內省不疚故不憂也知者明於事故不惑勇者折衝禦侮故不懼也夫子言我皆不能此三者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者子貢言夫子實有仁知及勇而謙稱我無故曰夫子自道說也所謂謙尊而光

子貢方人  
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其不能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覺人情者是寧能為賢乎或時反怨人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正義曰此章戒人不可逆料人之詐亦不可億度人之不信也抑語辭也言先覺人者具不信之人以非賢者以詐偽故先覺者非為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包曰微生姓畝名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曰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

固陋之事也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

無乃為佞乎者栖栖猶皇皇也微生畝隱士之姓名

也以言謂孔子曰丘呼孔子名也何為如是東西南

北而栖栖皇皇者與無乃為佞說之事於世乎孔子

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者孔子答言不

敢為佞但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正義曰此章疾時尚力

取勝而不重德驥是古之善馬名人不稱其任重致

遠之力但稱其調良之德也馬尚如是人亦宜然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

德恩惠之德以

直報怨以德報德

或曰至報德正義曰此章論

何如者或人之意欲人犯而不校故問孔子曰以恩

德報讐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者孔子答言若報怨

既用其德若受人恩惠之德不知何以報之也以直

報怨以德報德者既不許或人以德報怨故陳其正

法言當以直道報讐怨以恩德報德也德恩惠之

德正義曰謂德加於彼彼荷其恩故謂荷恩為德左

傳云然則德我乎又曰上德狄人皆是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

論語

卷之四十九

及古

學而上達

孔子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知我者其天

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尤人

夫子言何為莫知已故問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

乎。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已。

子曰至

義曰：此章孔子自明其志也。子曰：莫我知也。夫者言無人知我志者也。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者？子貢怪夫子言故問，何為莫知已？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者，尤非也。孔子言已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已，亦不非人也。下學而上達者，言已下學人事，上知天命，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是以不怨天，尤人也。知我者，其天乎？者言唯天知已志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正義曰：此易乾卦文言文也。合其德者，謂覆載也。引之者，以證天知夫子者以夫子聖人與天地合德故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馬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

也。子服景伯以告。

子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

子曰：季孫信讒，恚子路於

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鄭曰：吾勢力猶能辨

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寮而肆之，有罪既刑，陳

其尸曰：肆，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

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公伯至命何？正義曰：此章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者，愬，譖也。伯寮，子路皆臣於季孫者，以其事告孔子也。曰：夫子固有惑志者，夫子謂季孫言季孫堅固已有疑惑之志，謂信讒恚子路也。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者，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景伯言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寮而肆之，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者，孔子不許其告，故言也。廢，子路乎？伯寮，魯人弟子也。正義曰：史記弟子傳

云公伯寮字子周魯人愬子路於季孫者。孔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正義曰案左傳哀十二年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杜註云何景伯名然則景伯單名何而此註云何忌誤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正義曰秋官卿士職云協日刑殺肆之三日鄭玄曰肆猶申也陳也是言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也言市朝者應劭曰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

子曰賢者辟世。孔曰世主莫得而臣。其次辟地。馬

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孔曰色斯舉矣。其次

辟言。孔曰有惡言乃去。

子曰作者七人矣。包曰作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

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子曰至義曰此章言自古隱逸賢者之行也。子曰賢者辟世者謂天地閉則賢人隱。高蹈塵外枕流漱石天子諸侯莫得而臣也。其次辟地者未能高栖絕世但擇地而處去亂國適治邦者也。其次辟色者不能豫擇治亂但觀君之顏色若有厭已之色於斯舉而去之也。其次辟言者不能觀色斯舉矣。有惡言乃去之也。子曰作者七人矣者作為也。言為此行者凡有七人。孔曰色斯舉矣。正義曰此鄉黨篇文也。包曰至接輿正義曰作為釋言文云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者謂長沮一桀溺二荷蕢丈人三石門晨門四荷蕢五儀封人六楚狂接輿七也。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鄭康成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蕢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為十字之誤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晨門者闔人也子路曰

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包曰言孔子

知世不可為而強為之記子路至者與正義曰此章

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者石門地名也晨門掌晨昏

開閉門者謂闔人也自從也奚何也時子路宿於石

門夙興為闔人所問曰汝何從來乎子路曰自孔氏

者子路答闔人言自孔氏處來也曰是知其不可而

為之者與者晨門問子路云從孔氏未審孔氏為誰

又舊知孔子之行故問曰是知其世不可為而周流

東西疆為之者此孔氏與意非孔子不能隱遯辟世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

乎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既而曰鄙哉硜硜乎

亦無益深則厲淺則揭包曰以衣涉水為厲揭揭

衣也言隨世以行已若過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

不為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未知已志而便譏已所

以為果末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已之道子擊

矣正義曰此章記隱者荷蕢之言也子擊磬於衛者

時孔子在衛而自擊磬為聲也有荷蕢而過孔氏之

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者荷擔揭也蕢草器也有心

謂契契然當孔子擊磬之時有擔揭草器之人經於

孔氏之門聞其磬聲乃言曰有心契契然憂苦哉此

哉。碎碎乎無人知已。此碎碎者，徒信已而已。言無益也。深則厲，淺則揭。此衛風，勉有苦葉詩。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也。荷，蕢者，引之欲令孔子隨世以行已。若過水，深則當厲，不當揭。淺則當揭，而不當厲。以喻行已，知其不可，則不當為也。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者，孔子聞荷蕢者，譏已，故發此言。果，謂果敢，末，無也。言未知已之志，而便譏已，所以為果敢，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已之道，不以為難，故云無難也。蕢，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正義曰：蕢草器，見說文。小雅大東云：契契寤歎。毛傳云：契，憂苦也。包曰：至不為正義曰：云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也。者，爾雅釋水文也。孫炎曰：揭衣，褰裳也。衣，涉濡禪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曰：高宗

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子曰：何必高

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馬曰：已，百官以聽

於冢宰三年。孔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三年喪

畢，然後王自聽政。子張至三年，正義曰：此章論天

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高宗，殷王武丁也。諒，信也。陰，默也。言武丁居父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三年也。子張未達其理，而問於夫子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者，孔子答言，何必獨高宗？古之人皆如是。諸侯死，曰薨。言君既薨，新君即位，使百官各總已職，以聽使於冢宰。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孔曰：至默也。正義曰：云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者，孔安國云：盤庚第九，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是說



不言之意也。云諒信也。陰默也。者謂信。信家宰。默而不言也。禮記作諒闇。鄭玄以為凶廬。非孔義也。今所不取。考周禮。天官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治邦國。敘官。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鄭註引此文。云君。君。百官總焉。以聽於冢宰。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也。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故云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云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者。謂卒哭除服之後。三年心喪已畢。然後王自聽政也。知非衰麻三年者。晉書杜預傳云。太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唯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

得禮。宰。啜。歸。惠。公。仲。子。之。贈。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陰。之。證。也。書。傳。之。說。既。多。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也。預。亦。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此。亦。天。子。喪。事。見。於。古。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諒。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諱。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過。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非。仗。經。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曰。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喪。服。既。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苦。枕。由。以。荒。大。政。也。禮。記。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曰。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喪。衣。服。之。制。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得。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

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  
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  
若此之篤也凡我臣子亦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  
聖制移風易俗之本也議奏皇太子遂除衰麻而諒  
闇喪終是知三年喪畢謂  
心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民莫敢不敬故易使

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正義曰此章言君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子曰敬其身曰如斯而

已乎曰脩己以安人子曰人謂朋友九族曰如斯

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

病諸子曰病猶難也

路問於孔子為行何如可謂之君子也子曰脩己以  
敬者言君子當敬其身也曰如斯而已乎者子路嫌  
其少故曰君子之道豈如此而已曰脩己以安人者  
人謂朋友九族孔子更為廣之言當脩己又以思惠  
安於親族也曰如斯而已乎者子路猶嫌其少故又  
言此曰脩己以安百姓者百姓謂眾人也言當脩己  
以安天下之眾人也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者病猶難也諸之也孔子恐其未已故又說此言言  
此脩己以安百姓之事雖堯  
舜之聖其猶難之况君子乎

原壤夷俟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俟待也踞

待孔子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

為賊賊謂賊害以杖叩其脛

原壤夷俟至其脛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責原壤

之辭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也俟待也原壤

聞孔子來乃申兩足箕踞以待孔子也子曰幼而不  
 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者孔子見其無  
 禮故以此言責之孫順也言原壤幼少不順弟於長  
 上及長無德行可稱述今老而不死不脩禮教則為  
 賊害以杖叩其脛者叩擊也脛脚脛既數責之復以  
 杖擊其脚脛令不踞也馬曰至孔子正義曰原壤  
 魯人孔子故舊者檀弓云孔子之故人曰原壤是也  
 云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者說文云踞蹲也蹲即坐  
 也禮揖人必違其位今原壤  
 坐待孔子故孔子責之也

**闕黨童子將命**

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

語出入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

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

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差在後違禮欲速成人者則非求益也

此章戒人當行少長之禮也闕黨童子將命者闕黨  
 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語出入時  
 闕黨之童子能傳賓主之命也或問之曰益者與者  
 或人見其童子能將命故問孔子曰此童子是自然  
 進益之道也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  
 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者孔子答或人言  
 此童子非求進益者也乃是欲速成人者也知者禮  
 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今吾見此童子其居於  
 成人之位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今吾見此童  
 子其與先生成人者並行不差在後違謙越禮故知  
 欲速成人者  
 非求益也



